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說二

說韓王　周張儀

張儀為秦連横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羮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

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為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摯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蹶後蹄間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

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則可以强伯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絶韓之上地東取成臯宜陽則鴻臺之宫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臯絶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

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大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宫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

說楚王張儀

張儀為秦破從連横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

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為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彊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

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强也夫以弱攻强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髙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

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絶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强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强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

者隂謀有呑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搆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與秦戰於藍田又却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一作危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關扃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為武安君而相燕即隂與燕王謀

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奔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效萬國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亡相攻擊臣以謂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

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説魏王　張儀

張儀為秦連横説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騶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

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為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

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絶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為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髙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虚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

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内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説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説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説烏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惷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宫受冠帶祠春秋効河外

說齊王　張儀

張儀為秦連横說齊王曰天下强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强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强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我何大王覧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

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强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趙入朝黽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博關臨淄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

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於秦

說趙王張儀

張儀為秦連横説趙王曰敝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大王收率天下以儐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内愁居懾處不敢動揺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西

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悁含怒之日久矣今寡君有微甲鈍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為從者恃蘇秦之計秦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稱東藩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鬬

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皐敺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按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

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三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閒以事秦

說燕王 張儀

張儀為秦破從連横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歠即因反斗擊之

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歠厨人進斟羮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亡親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刼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卻以謝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

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强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

說秦攻魏 張儀

張儀說秦王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餘

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之不能死非其百姓不能死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攻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比是

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伯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

者齊南破荆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强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足以為限長城鉅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亡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兵可舉舉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强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

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荊人和令荊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為木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志絕荊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取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

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潞病於内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抜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抜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

西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為齊矣中呼沱池以北不戰而已為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挾荊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强霸王之業

地尊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内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内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虚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

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帥天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擒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

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舉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狥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十三至六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蔣繼熊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說三

說齊合三晉 秦陳軫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强秦而自弱也

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天下為秦相割秦曾不出刀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

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搆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說趙合韓魏 陳軫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强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謂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鬬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鬬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鬬兩敝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

孰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兎而

西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以秦之强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割挈馬兎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環中趙矣以强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舉此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為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即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

孰計之也急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戎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

為楚説秦　陳軫

楚絶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以其餘為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

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左右曰臣又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今軫將為王吳吟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鬬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今兩虎爭人而鬬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

本也聽者存亡之機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矣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聽無失本末者難惑

為韓說秦周蘇代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珉與我交而攻我所甚愛何也蘇代為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為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

一横此其説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矣韓固已攻宋矣其西事秦以萬乘自輔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靷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

為信安君説秦 蘇代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黨黨不必忠今臣願為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辠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

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為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楚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為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為

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搆難於秦兵為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為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說齊王不稱帝 蘇代

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為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為帝而天下

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儐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為尊者也願王熟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

說魏王無講於秦　蘇代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蘇代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强者六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楚魏也請為王毋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為逆殺之不為讎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得地又以力攻之期於啗宋而

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為王患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又必且刼王以求地既已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又且收齊以東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已故為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賔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離也秦齊合國不可為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秦權重魏魏冉明熟是故有謂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

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鬻與國而以自觧也天下可令賓秦則為刼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為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為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生以殘秦使秦皆無百怨百利惟已之曾安無令天下鬻之以合於秦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讎國也秦兄弟之交也

合讎國以伐婚姻臣為之苦矣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
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赴以燕齊伐
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已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徧
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珉周最韓餘為徒從而
下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扮之請焚天下
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欲使五國約閉
秦關者臣也奉陽君韓餘為既和矣蘇修朱嬰皆陰在
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天下共講因使蘇修游天

下之語而以齊為上交兵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修重報臣非不知秦權之重也然而所以為之者為足下也

說燕昭王無入秦而為從蘇代

秦名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於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下

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下軹道道南陽封冀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銛戟在

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

陽少曲致藺離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絶矣殘均陵塞𨹧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𨹧隘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刼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為和羸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

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阨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知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

死名顯諸侯

說韓王謀秦 武人

或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降安邑韓計將安出矣秦之欲伐韓以東闚周室甚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為山東大禍矣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痛之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已必折為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為兄弟使

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邉非為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若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不可以為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

說韓尊秦或人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

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圭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是魏敝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俛於一人之下而伸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為尊秦以定韓者臣竊以為王之

明為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秦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子此皆以一勝立尊令成功名於天下令秦數世强矣大勝以十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王於天下耶昔先王之攻有為名者有為實者為名者攻其心為實者攻其形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

吳請男為臣女為妾身執禽而隨諸御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男為臣女為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為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為爾求火也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處列侯而殪之立以為鄭君韓氏之衆

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為之先也是故列侯為君而許異終身相馮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列侯也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為也雖然身相之馮然而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哉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諸侯之尊桓公也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為也雖為桓公然而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而不知尊哉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列侯以為君而許異獨取相馮者無他也

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今强國將有帝王之舋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為不善謀哉夫先與强國之利强國能王則我必為之霸强國不能王則可以避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强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强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强國强國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强國者聖人之計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十三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說四

說秦昭王 楚黃歇

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絫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絶從親

之要令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已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内拔燕酸棗虚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平丘小黄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絶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使亡復後患三王

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强
毁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
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
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散也此二國者非
亡大功也没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
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
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

智伯瑶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魏也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

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是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溪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搆而不離

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强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强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强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

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為關中之侯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説燕趙救魏　齊田文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為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為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强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為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歃盟於秦是趙

與强秦為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為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嘗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

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為之起兵八萬車三百乘以從田文

以弋說頃襄王楚闕名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鳬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代以弋道德五伯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鳥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鳬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

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絶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綪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

國布𦢊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内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内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

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翄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埜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

欲為齊王說魏事齊齊闕名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援趙以伐秦秦王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皋而陰講於秦又欲以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魏王不悅之齊人謂齊王曰臣為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為趙也五國伐趙趙必亡矣齊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皋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

邯鄲抱陰成負蒿葛孽爲趙蔽而趙無爲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姑密封其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人比然而後知賢不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爲王之故虚國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爲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効之於王自是以後秦攻魏齊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珉處於趙去齊三千里王

以此疑齊曰有秦陰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為相善韓徐以為上交尊虞商以為大客王顧可以反疑於齊乎於是魏王聽此言也甚詘其欲事王也甚循其怨於趙臣願王之亟聞魏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為王推其怨於趙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且皆無敢與趙治三國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為王高矣臣故欲王之徧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王使臣以韓

魏與燕、刼趙使丹也甘之以趙刼韓魏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刼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刼楚使珉也甘之則天下皆偪秦以事王而不敢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

說應侯辭位　秦蔡澤

蔡澤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

既知之衆口之辨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甞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説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强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懐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辨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

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絶與天地終始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説復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

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為霸主彊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

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

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旦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

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植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内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勾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禄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

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

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絶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敫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

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慴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

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揚越北并陳蔡破横散從使馳説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為存因辱為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勾踐之賢報夫差之讐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勾踐終負而殺之此

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

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反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

敬受命

說商君　趙良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

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强虞舜有言曰自卑
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
戎翟之教父子無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
男女之别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
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
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
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
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正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

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内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欵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

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謡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兾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

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黜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

以妝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

說歸趙王 趙厮養卒

趙王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因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厮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為王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

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

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十四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說五

說高祖都關中 漢婁敬

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

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
夷自海濵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
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都雒
以為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
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
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天下
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
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

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埜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鬭不搤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

說淮南王布　隨何

漢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向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向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强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為楚軍先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掃淮南之衆日夜會戰彭城下今撫萬人之衆無

一人渡淮者陰拱而覾其孰勝夫托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强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以戰勝自强漢王収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

退則不能鮮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强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

說韓信 蒯通

蒯通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决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

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鬬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振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臯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内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

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強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強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

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
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
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
衣者懐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
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
竊以為誤矣夫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
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
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

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勾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勾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

臣聞勇畧震主者身危而功葢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畧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狥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于天下而畧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

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厮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禄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氂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

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説不聽已佯狂為巫

説吴王 枚乘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筰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藉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擄全

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諂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月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齧利劒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

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絶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絶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宫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道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吴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黄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絶吴之饟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

粟固守以俻滎陽待吾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跡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千里之内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下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說王鳳論九女 杜欽

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内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

壽蹇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待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倈異態後倈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亡罪之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

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音技能為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為寒心惟將軍常以為憂

說王鳳論罽賓　杜欽

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畏誅者自知絶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亡欲則嬌嫚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𢙣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

寇今縣度之阸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刀斗自守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漢之節餒山谷之間乞匄亡所得

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埜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峥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人墮勢不得相収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内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敝所恃以事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

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

說孫權　諸葛亮

海内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共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絶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内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

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葢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某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一日一夜三百餘里此

所謂强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䂓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强鼎足之形成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左將軍併力拒操遂破操於赤壁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十五